



又见天山

□程远河

距上次新疆之行已有六年，心的壮游从未停止，远行的脚步却未再放开。前几天接到拉甫尔兄弟的电话，他笑着责备我一去不回头。看起来，是该再次西行，回应天山的呼唤了。

一天后，我已经置身西北边城，头顶的天空更加清明高远。我在想，征途再远，只要上路，抵达并非十分艰难。只是这么多年，停步的同时多少消磨了心中的豪气。

迈着细碎的脚步，行走在小城街头，六年前的感觉渐渐回归，感慨伴随着亲切四下蔓延。

头顶烈日炎炎，可站在树阴下便觉得很清凉。远处，天山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举目可见，可真的接近它，注定要踏平坎坷，沿途，也绝不会有太多诗意。

和友人出城，向南，不久便不见绿色。戈壁乱石，大漠细沙，满目焦枯。远近的山并不太陡峭，只是山石乌黑，好像亘古以来都没有受到过滋润。

烈日，无风，路旁只有黑色的电线杆一字排开。偶尔见到一两只类似乌鸦的鸟儿，一定是飞累了，竟然知道停在电线杆底部的阴凉处歇脚，躲避酷暑。有时，路上会遇到几十头甚至上百头骆驼从山谷中走出，不紧不慢地横穿公路，任你怎样按汽车喇叭却依然故我。

长空中有飞机嗡嗡掠过，单调而沉闷，此时，旅人即使雄心万丈也会感到寂寞来袭。

还好有绿洲。几十棵青杨，三五户人家，屋顶飘扬着一缕鲜红的布条，宣告这里有人间烟火。一脉清流缓缓而来，又轻轻而去。停下来洗洗手和脸，沁凉入心。远处的山上有不少马和羊，看不出它们在移动，静如山石。

也有较大的村落。棉花和葡萄长得茂盛，青青的杨树林护卫着田野和人家。干打垒的屋子连成一片，黄狗和鸡鸭在农舍间窜动。不远处，一条不小的水渠里清流奔腾，它的归宿可是遥远的塔里木河？

我们将车停在路边小憩。维族老乡邀我们进屋，他屋里的陈设绝不落后于内地。

这里曾是丝绸古道，也曾被安西重镇所辖。诗人可能会因历史的苍凉而在此流连低吟，壮士也许会在天山明月夜拔剑四顾，可眼前的人们根本不管这些，他们看重的是过好当下的生活。

老乡留我们吃饭。饭菜已很丰盛，东道主仍含着歉意说，葡萄和哈密瓜还没成熟。主人承包了一百多亩地，雇了一个来自内地的小伙。席间，小伙子拉起二胡，很有《二泉映月》的味道，问后才知道，他的家乡果然在莺飞草长的江南……

我们争着握住小伙子的手。他淡淡地笑着，沉静的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远方……

过焉耆，当年我们亲手插种的白杨已郁郁成林。过轮台，六年前结识的那个卖英吉莎刀的哈萨克小伙已经胡子拉碴，他的婆娘坐在路边给不满周岁的孩子喂奶。街东头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巴郎赶着毛驴车，把他采购的物品运往乡下。过库车，一个小姑娘在葡萄架旁的沟渠里洗衣，我们从她身后经过时，她回过头轻轻一笑，眼睛如天山深处幽深的湖泊……

一路上，总是在我们压抑得近乎绝望时，有成片的村庄依稀在前。稍事停留后，边民的热忱又让我们这些旅人精神抖擞地奔赴下一个驿站。长路关山，都不在话下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渐渐远离天山，慢慢抵达横贯整个新疆和青海的昆仑山脚下。

晚饭花

□张梅

倦鸟归巢，东篱把酒，门前的空地洒水之后，暑气渐渐消减，能与西天晚霞媲美的，要数篱边屋畔大丛大丛的晚饭花了，开得盛且艳。

夏日的白昼显得有些漫长，绿阴帘动微风起的清雅并不多见，热起来的时候人如置身大蒸笼。读书消暑，暂解心烦闷。一本《汪曾祺文与画》摩挲在手已久，封面是绿色的，入眼有清凉，文字是汪先生一贯的冲和淡泊。有一篇《无事此静坐》，说他小小年纪已有些隐逸之气。晚饭花是乡间的花，也有隐逸之气。我在城里见到的多是种植的花卉，难觅晚饭花的踪迹，唯在乡下，晚饭花处处盛开。

汪先生写过晚饭花，有散文集叫《晚饭花集》。那时我并不知晚饭花为何物，即使日日得见，也未能将花与名相联系，因为我们管它叫洗澡花，就像熟悉的乡间伙伴，常常唤他小名，提起大名，倒有陌生之感。汪先生文中的晚饭花开得热闹又恬静：“晚饭花开得很旺盛，它们使劲地往外开，发疯一样，喊叫着，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。浓绿的，多得不得了的红花；非常热闹，但又很凄清。”书中的主人公王玉英就

坐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前，这样的文字简直是一幅画。

晚饭花的叫法有寻常人家的烟火气，扎根在乡间土地上，开得质朴而无邪。晚饭花以红色居多，艳丽的红，比玫红浓，比朱红浅，自然界的诸多色彩用语言是难以描述的。黄色的，更多的是一抹柔美，还有黄紫相间的，花色斑斓，像彩蝶的翅膀。每到夏日，原本被忽视的屋前屋后忽然泼辣辣地长出一两株晚饭花，越长越精神，无数花蕾嘟着小嘴，待暮色沉沉，便得到号令似的开放。

细看晚饭花，斑斓中有简静，每一朵，花开五瓣，形似小喇叭，又似旋开的裙裾。晚饭花适宜远观，一朵朵娉婷袅娜，宛若少女群舞，祥云浮起。这片片祥云里，牛羊归圈，鸡鸭进笼，炊烟融入低沉的暮霭中。晚饭花一直开到夜色深沉，蛙声不息，虫鸣草间，晚归的人踏着晚饭花的影子回家。晚饭花是有香气的，很柔很淡，晚饭后纳凉，流萤点点，在晚饭花丛中明明灭灭。竹质的凉床摆在晚饭花

丛边，摇扇扑流萤、驱蚊虫时，花香便在扇底的微风中浮动。

待晚饭花结了籽，从嫩绿到灰褐，再到黑色，黄豆大小，剥开，内里的籽实如一颗粉白的珍珠，可以用来调胭脂敷上美人面。《红楼梦》中平儿理妆这一节，所用的紫茉莉据说就是晚饭花。宝玉拿出用紫茉莉研磨的脂粉，平儿依言妆饰，果见面色鲜艳异常，且又甜香满颊。秋日，我试了无数次，指尖沾薄粉，感受晚饭花的种子隐约而含蓄的情怀。

盛夏已临，晚饭花又要开始它的集体演出。其实，它一直开在我关于乡村夏日的记忆里。



西塘旧梦

□倾城

西塘，想念很久了，却每每错过，许是缘分未到。于是，每次错过后都是一笑了之，凡事随缘。这一次，那曾经被呼作“吴根越角”的地方，终于在我眼前。

到达西塘时天色已晚，在一个标明“西塘入口”的所在徘徊良久，还是不敢贸然进入，只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太现代了。找当地人打听老街方位，一个正守着小杂货铺织绒线衣的女人听我要在老街住宿，马上热情地打电话帮我们联系客栈，甚而利落地打烊关店亲自带路前往。就在我们满腹狐疑时，老街终于在经过一条窄巷——计家巷后豁然现于眼前。只是，这样的古镇老街我们早已司空见惯，因此并不觉得新奇。继续前行，这一回才真正是峰回路转——就像时空突然倒转，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闹和入声鼎沸的骚动，眼前，河道静谧，橹声已歇，没有期待中的烟雨长廊婉转蔓延，灯影憧憧，人物散漫，这才是我一直以来魂牵梦萦的西塘。

有人说，西塘是一个能让人

找到前世的地方。果然，那一串串岸上水里上下影接的红色灯笼，仿佛将人的前世今生连接起来。一路行走，时可见岸边对酌的情侣，直叫人联想起沈三白和他的芸娘来……西塘是温和的，西塘是自得的，一人独行，或是三五成群，一切随意。

长廊、桥影，一梦千年，而客栈的名称恰将这美一网扫尽——廊桥梦，一个集酒吧与客栈于一体的美妙所在。上楼，雕花大床，古旧妆台，凭窗远眺，在昏黄的灯影里，西塘恍如一坛醇醇的老酒；下梯，洋酒热饮，时尚静吧，歇脚小憩，丰俭自便，西塘又是一处现代人的避风塘。一架梯，就这样将古今完美地衔接。是夜，在隐约的音乐声里，枕河而梦。

清早，从雕花床上起身，向临河的窗外探望，大红灯笼早已熄灭，天空刚泛起淡淡的朝霞。此时的河水，褪下了夜里那花团锦簇的袍子，显露出本来的素颜。

就着古旧的妆台梳妆，如同在旧时家园般亲切。而真正让人感觉宾至如归的是，出门去看风景时才

发现，居然整个客栈就我们这两个住客，主人却不见踪影。此情此景让人不觉莞尔。

西塘是不适合匆忙行走的，青石旧弄，古桥老街，一圈闲逛回来，自然是拍了不少片子，于是，搬出两张藤椅，临河而坐，或欣赏一下自己的“杰作”，或兴之所至抓拍几张特写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放松。

在这样的河畔，也适合读一本闲书，品味一些似水流年的故事；或是织一件毛衣，给自己最心爱的人；甚或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静静地一个人发呆，狠狠地浪费一把光阴。西塘，本身就是一个醒着的梦。

清晨的西塘，随处有薄薄的白雾升腾而起，让人以为是哪位神仙大驾光临，然而粽香、饼香随之而至，这暖暖的人间烟火气息提醒我，该用早餐了。

有人这样形容西塘，“春秋的水，唐宋的镇，明清的建筑，现代的人”。可是，我想说，如果，有些古镇是唐诗，有些旧村是宋词，那么，西塘就是一首元曲了。